



世說新語補卷第十二

宋 劉義慶

梁 劉孝標



宋 劉辰翁 批

明 何良俊 增

王世貞 刪定

王世懋 批釋

張文柱 校注

規箴下

祖士言深好奕棋。王處叔。晉書曰。王隱字處叔。陳郡陳人。世寒素。父

錙少好學。有著述之志。每私錄晉事。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隱以隱素自守。不交勢援。博學多聞。受父遺業。西都舊事。多所諳究。家貧無資。依

征西將軍庾亮於武昌。亮供其紙筆。書成。詣闕上之。隱雖好著述。而文辭鄙拙。燕舛不倫。其書

次第可觀者。皆父所撰。文體混漫。義不可解者。隱之謂之曰。禹惜寸陰。堯命以為司空。繼鯀治

水。乃勞身涉勤。不重徑尺之壁。而愛日之寸陰。不聞數棋。祖云。聊用忘

憂耳。處叔曰。古人遭時。則以功達其道。不遇。則

以言達其才。故否泰不窮也。今晉未有書。而天

下傾覆。舊事蕩滅。君少長王都。游宦四方。華夷

成敗。皆在耳目。何不記述。使有裁成。昔應仲遠

作風俗通。漢藝文志曰。應劭篤學多聞。撰

真作政論。籍。後漢書曰。崔寔字子真。少沈靜。好典

事。數十條。名為政論。指切時要。言辯而確。當世

稱之。仲長統曰。凡為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

蔡伯喈作勸學篇。後漢書曰。邕所著獨斷勸學

於世。唐藝文志小學類。史游作急就章。漢書注

有蔡邕勸學篇一卷。帝時為黃門令。凡書三十二章。雜記姓名諸物

五官等字。以教童蒙。急就者。謂字之難知者。緩

急可就。便為沒而不朽。當其同時人。豈少哉。而

皆無聞。由無述作也。故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

世說補 卷之三
况國史明乎得失之迹何必博奕而後忘憂哉

祖遂發書薦隱脩史帝以問鍾雅事遂不行

郗太尉晚節好談既雅非所經而甚矜之中興書曰

鑒少好學博覽雖不後朝覲以王丞相末年多及章句而多所通綜

可恨每見必欲苦相規誠王公知其意每引作

它言臨還鎮故命駕詣丞相丞相翹須厲色上

坐便言方當乖別必欲言其所見意滿口重辭

殊不流王公攝其次曰後函未期亦欲盡所懷

願公勿復談郗遂大曠冰衿而出不得一言

劉云寫得鄭重可

解王云冰衿二字未

桓南郡好獵每田狩車騎甚盛五六十里中旌

旗蔽隰騁良馬馳擊若飛雙甄所指不避陵壑

或行陳不整麇兔騰逸參佐無不被繫束桓道

恭玄之族也桓氏譜曰道恭字祖猷爰同堂弟也父赤之太學博士道恭歷淮南

太守偽楚江夏相義熙初伏誅時為賊曹參軍頗敢直言常自

帶絳綿繩箸腰中玄問此何為答曰公獵好縛

人土會當被縛手不能堪苦也玄自此小羞

遠公在廬山中雖老講論不輟弟子中或有墮

者遠公曰桑榆之光理無遠照但願朝陽之暉

與時並明耳。執經登坐。諷誦朗暢。詞色甚苦。高足之徒。皆肅然增敬。

殷顗病困。看人政見半面。殷荊州與晉陽之甲。

春秋公羊傳曰。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士吉射。寅。吉射者。君側之惡人。往與顗

別涕零。屬以消息所患。顗答曰。我病自當羞。正

憂汝患耳。晉安帝紀曰。殷仲堪舉兵。顗弗與同。且以已居小任。唯當守局而已。晉陽

之事。非所宜豫也。仲堪每邀之。顗輒曰。吾進不敢同。退不敢異。遂以憂卒。

王緒。王國寶相為唇齒。並上下權要。王氏譜曰。緒字仲業。

太原人。祖延父。又撫軍。晉安帝紀曰。緒為會稽王從事中郎。以佞邪親幸。王珣。王恭。惡國寶與

緒亂政。與殷仲堪克期同舉。內匡朝廷。及恭表至。乃斬緒。以說諸侯。國寶平比將軍坦之。第三子。太傅謝安。國寶婦父也。惡而抑之。不用。安薨。相王輔政。遷中書令。有妾數百。從弟緒有寵于王。深為其說。國寶權動內外。王珣。王恭。殷仲堪。為孝武所待。不為相王所賜。恭抗表討之。車胤又爭之。會稽王既不能拒諸侯。王大不平。其如

此。乃謂緒曰。汝為此。歛歛。曾不慮獄吏之為貴乎。史記曰。有上書告漢丞相欲反。文帝下之廷尉。勃既出。歎曰。吾嘗將百萬之軍。安知獄吏

之為貴也。王國寶構謝太傅於孝武帝。太傅患之。帝一日

召桓子野飲。太傅亦在坐。帝命桓吹笛。桓神色

無忤卽吹爲一弄。乃放笛云。臣於箏分乃不及。笛然自足以韻合歌管。請以箏歌并請一吹笛。人帝善其調達。乃勅御妓吹笛。桓又言。御府人于臣必自不合。臣有一奴善相便串。帝令召之。奴旣吹笛。桓便撫箏而歌。曹子建怨詩。詩曰。爲易。爲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旦佐文武。金滕功不刊。推心輔王室。二叔反流言。聲節慷慨。俯仰可觀。太傅泣下沾襟。乃越席就之。捋其鬚曰。使君於此處不尢。

桓玄欲以謝太傅宅爲營。謝混曰。召伯之仁。猶

惠及甘棠。韓詩外傳曰。昔周道之隆。召伯在朝。有司請召民。召伯曰。以一身勞百姓。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乃暴處於棠下而聽訟焉。詩人見召伯休息之棠。美而歌之。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之宅。玄慚而止。

王司徒謚與遠公書曰。身年始四十。而衰同耳。順遠答曰。古人不愛尺璧。而重寸陰。觀其所存。似不在長年耳。檀越旣履順而遊性。乘佛理以御心。因此而推。復何羨於遐齡邪。聊想斯理。久已得之。爲復酬來信耳。人皆稱公善誘。

謝康樂父不慧早亡。南史曰靈運父與生而康不慧位秘書郎早亡。

樂好臧否人物叔混患之欲加裁拆未有方也

謂宣遠曰非汝莫能。王儉七志曰謝瞻字宣遠陳郡人幼能屬文宋黃門

郎。幼童傳曰瞻幼而乃與晦曜。南史曰曜小字

歷御史中丞彭城弘微等。宋書曰弘微初名密

祖韶車騎司馬父思武昌太守弘共遊戲命瞻

與靈運共車既上便商較人物宣遠謂之曰秘

書早亡談者亦互有同異靈運默然言論自此

衰止。

王仲寶小時叔父僧虔。南史曰僧虔光祿大夫

詹事僧虔釋褐太子舍人退默少交接與表淑

謝莊善淑每嘆曰卿文情鴻麗學解深拔而韜

光潛實物莫之窺雖魏陽元撫之曰我不患此

兒無名政恐名太盛手書崔子玉座右銘貽之

後漢書曰崔瑗字子玉涿郡人早孤銳志好學

盡能傳其父業銘曰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

紀綱隱心而後動。誦議庸何傷。無使名過實。守

徒老氏誠剛強。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難量。慎言

節飲食。知足勝不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

顏延之兒竣既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供延之

世說新語 卷五 六

一無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舊。常乘羸牛。敝車。逢竣鹵簿。卽屏往道側。嘗語竣曰。吾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竣起大宅。延之。謂曰。善爲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

孔中丞二弟在官。觀弟道存。從弟微。頗營贓賄。嘗請假

還東。中丞出渚迎之。輜重十餘船。皆是綿絹紙

席。中丞僞喜曰。我比困乏。得此甚要。因命上置

岸側。既而正色語曰。汝輩忝預士流。何至還東

作賈客邪。命左右取火燒盡。乃去。南史論曰。觀持身之節。亦

曰一時之良。而聽言則悖。晚致覆沒。

齊武帝時。諸弟皆無寵。嘗於御坐曲宴。武陵因

醉伏地。以貂抄肉。梓帝笑曰。汗貂。武陵答曰。陛

下何愛其羽毛。而疏其骨肉。南齊書曰。武陵昭王暉。高帝第五子

也。母以罪誅。暉年四歲。思慕不異成人。高帝雖爲方伯。而居處甚貧。諸子學書。無紙筆。暉常以指畫空中學字。遂工篆法。性剛穎。雋出。武帝卽位。歷中書令。祠部尚書。巫覡或言暉有非常之相。以此自負。故無寵。未嘗處方岳。

王長史至。性凝簡。不狎當世。嘗從容語諸子曰。

吾家門戶。所謂素族。卽可隨流平進。不須苟求。

南史曰。王騫字思寂。太尉儉之子也。性疑簡。慕樂廣之為人。諸女子姪。皆嬪王尚主。輜軒填咽。非所欲也。有田八十餘頃。與諸宅及故舊共佃之。常曰。我不如鄭公業。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周。以此為愧。仕至度支尚書。加給事中。

齊高宗從弟季敞。性頗豪縱。上心非之。南史曰。輔國將軍蕭季敞。麤猛。嘗語之曰。卿可數詣王。思遠。南史曰。無行。善於彌縫。

嘗語之曰。卿可數詣王。思遠。南史曰。身簡潔。

陳江州諸子。多事豪侈。江州不悅。休尚為郢府

主簿。過九江拜別。顯達語之曰。麈尾蠅拂。是王

謝家物。汝不須捉此。即取於前燒除之。南齊書曰。陳顯

達。彭城人。仕宋。以軍功封彭澤縣子。武帝徵為侍中。進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謙厚有智計。自以人微位重。每遷官。有畏懼之色。子十餘人。家既豪富。與敬則諸兒。並精車牛。麗服飾。顯達誠之曰。我本意不及此。汝勿以富貴凌人。豫廢鬱鬱林之勳。進爵為公。東昏立。內懷疑怖。舉兵襲建鄴。敗死。子皆伏誅。

湘東王繹。梁書曰。元帝諱繹。武帝第七子也。初封湘東王。簡文被弒。乃即位於江陵。

援臺城。頓軍武城。淹留不進。按司馬光通鑑。東王繹。移檄討侯景。遣王僧辯。次巴陵。繹有他志。僧辯一再有功。復令且頓尋陽。以待兵集。及綱弒棟廢。中記室參軍蕭賁。以繹不早下。心甚始遣東下。

非之。嘗與繹雙陸。食子未即下。賁斂手言曰。殿

下。賁斂手言曰。殿

下。賁斂手言曰。殿

下。賁斂手言曰。殿

下都無下意

南史曰蕭賁字文魚形不滿六尺有文才能書善畫起家為湘東王法曹參軍梁書侯景傳曰賁骨鯁士也每恨湘東不入援嘗與王雙陸食子未下賁曰殿下都無下意王深為憾遂因事害之

王方慶在政府

劉昫唐書曰王方慶雍州咸陽人周石泉公褒之曾孫官至太子左庶子博學好著述尤精三禮

其子為眉州司士參軍

唐書曰方慶長子光輔開元中官至潞州刺史

武后嘗問卿在相位何子之

遠方慶答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尚在遠臣之

子庸敢相近

唐紀曰則天嗣聖元年二月廢皇

帝為廬陵王

於均州別所仍改賜名

明年三月遷廬陵王於均州

於均州

高宗出獵遇雨問諫議大夫谷那律曰油衣若為不漏對曰以吾為之則不漏上因此不復出

獵唐書曰谷那律魏州人淹識羣書褚遂良目為九經庫官至弘文館學士

蕭至忠依太平公主

唐詩紀事曰至忠蕭德言之曾孫相中宗後從太平

公主謀逆伏誅明皇曰至忠誠國器但晚謬耳唐書曰神龍初武三思擅權至忠輔之擢御史中丞太平公主用事至忠雖清儉刻已然簡約自高

召拜刑部尚書至忠雖清儉刻已然簡約自高無所賑施及籍後復當國遇宋璟於道宋曰非

沒財產甚豐

所望於蕭傳

唐詩紀事曰太平公主武后所生後愛之傾諸女唐書曰太平公主

以誅二張功加號鎮國睿宗誅韋氏公主與謀由此權震天下宰相七人五出其門

呂大乙為戶部員外郎。戶部與吏部鄰司。吏部

移牒戶部。令墻宇悉樹棘。以防令史交通。太乙

報牒曰。春彼吏部銓總之司。當須簡要。清通。裴

清通。王何必設籬種棘。省中賞其俊拔。語曰。太

戎簡要。何。初為御史裏行。自負才華。而不即真。詠院中

徒見節籜小未成。擢擢當軒竹。青青重歲寒。心貞

竿。後遷戶部員外。憲宗初。徵柳宗元。劉禹錫至京。俄皆貶謫。柳得

柳州。宋初唐書曰。柳宗元字子厚。父鎮。肅宗時。為

御史裏行。善王叔文。韋執誼。二人者奇其才。及

得政。引內禁近。欲大進用。俄而叔文事敗。貶永

州司馬。徙柳州刺史。宗元既放斥。其文思益深。堦厄感鬱。一寓諸文。世號柳柳州。年四十七卒。

劉得播州。柳以禹錫須侍老親。播州最為惡處。

請以柳州換。上不許。曰。但要與惡郡。豈繫母在。

裴晉公進曰。陛下加侍太后。不合發此言。唐書曰。順

宗莊憲皇后王氏。元和元年。尊為皇太后。册禮畢。憲宗御紫宸殿宣赦。太后居興慶宮。

韓魏公執政。監司有非其人者。崔公孺進曰。公

居陶鎔之地。宜以造化為心。造化以蛇虎害人。

故置蛇於藪澤。置虎於山林。公今何乃置之通

衢。涑水紀聞曰。崔公孺諫議大夫。立之子。韓魏公夫人之弟。性亮直。喜面折人。魏公甚嚴憚。

陳恭公

宋史曰陳執中。字昭譽。以父恕任為秘書省正字。累遷平章事。卒。贈侍中。禮官

韓維議諡言諡法寵祿光大曰榮。不勤成名曰靈。執中出入將相。以一品就第。寵祿光大矣。得

位行政士大夫無述焉。不勤。判亳州。遇生日。親成名矣。請諡為榮。靈詔諡恭。

族多獻老人星圖

春秋元命苞曰嘉置弧北指一大星為老人星。治平則見。

見則主壽昌。常以

姪世修獨獻范蠡遊五湖圖

且贊曰賢哉陶朱

霸越平吳名隨身後扁舟五

湖公即日納節

趙曄吳越春秋曰范蠡既佐越滅吳為書遺大夫種曰吾聞天

有四時春生冬死代人有盛衰泰終必否。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惟賢人乎。蠡雖不才。明知進

退高鳥已散。良弓將藏。狡兔已盡。良犬就烹。夫越王為人長頸鳥喙。視狼步可與共患難。而

不可共處。樂可與履危。不可與安。子若不去。將害於子明矣。文種不信。蠡遂辭於王。乘扁舟出

入三江五湖。人莫知其所適。後有讒文種於王者。王賜種以屬盧之劍。

捷悟

楊德祖為魏武主簿時作相國門始構榱桷魏

武自出看使人題門作活字便去楊見即令壞

之既竟曰門中活闊字王正嫌門大也

文士傳曰魏武

為丞相脩常白事。知必有反覆教。豫為答對。數紙以次牒之。而行。勅守者曰。向白事。必教出。相反覆。若按此次第。連答之。已而風吹紙。次亂。守者不別。而遂錯誤。公怒。推問。脩慚懼。然以所白

甚有理。終亦是有脩。

人餉魏武一栝酪。魏武噉少許。蓋頭上題合字以示眾。眾莫能解。次至楊脩。脩便噉曰。公教人噉一口也。復何疑。

魏武嘗過曹娥碑下。楊脩從。碑背上見題作黃絹幼婦。外孫鰥白八字。魏武謂脩曰。解不。答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已得。令脩別記所知。脩曰。黃絹。色絲也。於字為絕。幼婦。少女也。於字為妙。外孫。女子也。

劉云。雖經論注。猶覺難解。不知古人此作此。

於字為好。鰥白。受辛也。於字為辭。所謂絕妙好辭也。魏武亦記之。與脩同。乃歎曰。我才不及卿。

乃覺三十里。

會稽典錄曰。孝女曹娥者。上虞人。父在此。瓜當沈。旬有七日。瓜偶沈。遂自投於江。娥年十四。號慕思。乃投瓜于江。存其父尸。曰。父在此。瓜當沈。旬有七日。瓜偶沈。遂自投於江。而死。縣長度尚悲憐其義。為之改葬。命其弟子邯鄲子禮為之作碑。按曹娥碑。在會稽中。而魏武楊脩未嘗過江也。異苑曰。陳留蔡邕。避難過吳。讀碑文。以為詩人之作。無詭妄也。因刻石。旁作八字。魏武見而不能了。以問羣寮。莫有解者。衡即以離合義解之。或謂此婦人。即娥靈也。

楊德祖為主簿時。操既平漢中。欲討劉備而不

劉云未見橋當斷不當斷之非求酒炙時也

得進欲守又難為功護軍不知進止操出教呼曰雞肋外曹莫能曉德祖曰夫雞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殊可惜公歸詰決矣乃令白外稍嚴俄操迴師時人服其幾決

王敦引軍垂至大桁明帝自出中堂温嶠為丹

陽尹帝令斷大桁故未斷帝大怒瞋目左右莫

不悚懼按晉陽秋鄧紀皆云敦將至嶠燒朱雀橋以阻其兵而云未斷大桁致帝怒大

為譌謬一本云帝自勸嶠入召諸公來嶠至不

謝但求酒炙王導須臾至徒跣下地謝曰天威

在顏遂使温嶠不容得謝嶠於是下謝帝廼釋然諸公共嘆王機悟名言

郗司空在北府桓宣武惡其居兵權南徐州記曰徐州人多勁悍號精兵故桓温常曰郗於事機素暗遣京口酒可飲箕可用兵可使

牋詣桓方欲共獎王室脩復園陵世子嘉賓出

行於道上聞信至急取牋視竟寸寸毀裂便回

還更作牋自陳老病不堪人間欲乞閑地自養

宣武得牋大喜即詔轉公督五郡會稽太守晉陽

秋曰大司馬將討慕容暉表求申勸平比將軍愔及素真等嚴辦愔以羸疾求退詔大司馬領

云此等後人不死也氣哉

世說新語

世說補 卷十一
愔所任。按中興書。愔辭此行。溫責其不從。轉授會稽。世說為謬。

宋文帝時。到彥之北伐。甲兵資實甚盛。南史曰。到彥之。

字道豫。彭城武原人。楚大夫屈到後也。為豫州刺史。鎮歷陽。元嘉七年。侵魏。回軍。焚舟步至彭城。

及敗還。委棄蕩盡。武庫一空。一日上與群臣

宴。有荒外降人在列。上問庫部郎顧琛。庫中仗

猶有幾許。琛詭對有十萬人仗。上既問而悔。得

琛對甚喜。沈約宋書曰。顧琛字弘璋。吳郡吳人。晉司空和之曾孫。祖履之。父愔。並為

司徒左西曹掾。琛謹確。不尚浮華。起家州從事。駙馬都尉。累遷尚書庫部郎。

梁時有沙門訟田。武帝大署曰。貞有司未辯。徧

問莫知。劉顯曰。貞文字為與上人。帝忌出之。梁書

曰。劉顯字嗣芳。沛國相人。父驤。晉安內史。顯幼聰敏。當世號曰神童。好學。博涉多通。任至平西

諮議參軍。

蕭彥瑜嘗與御宴。醉伏筵中。武帝以棗投之。彥

瑜取栗擲上。正中面。帝動色。言汝那得如此。豈

有說也。彥瑜答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不報

以戰栗。上悅。南史曰。蕭琛字彥瑜。南蘭陵人。祖

琛少明悟。有才辯。與梁武有舊。仕至特進。金紫大夫。

劉士章為南康相。南史曰。劉繪字士章。彭城安

上里人。劉劭子也。機悟多能。

初為齊高帝行參軍。仕郡人有姓賴居穢里。投刺謁士章。士章嘲之曰。君有何穢而居穢里。此人應聲答曰。未審孔丘何闕而居闕里。括地志曰。兗州曲阜西南三里。有闕里。中有孔子宅。水經註曰。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闕。故名闕里。

祖元珍。北史曰。祖瑩字元珍。范陽道人。祖嶷馬翊太守。父季真。中書侍郎。瑩八歲能誦詩書。父母恐其耽書成疾。瑩密藏火。父母寢。然火讀書。以才名。拜太學博士。歷國子祭酒。黃門侍郎。以文學為彭城王參軍。

見重一時。為彭城王參軍。北史曰。彭城王勰。好屬文。時尚書令王肅曾於省中詠悲平城詩。詩云。悲平城。驅馬入雲中。彭城甚嗟其美。欲使

更詠。乃失語云。悲彭城詩。肅因戲云。何意悲平城為悲彭城也。祖在坐。即云。有所悲彭城。玉公自未見耳。肅云。可為誦之。即應聲曰。悲彭城。楚歌四面起。屍積石梁亭。血流睢水裏。彭城退謂祖曰。卿定是神口。今日不得卿。幾為吳子所屈。

張說女嫁盧氏女。嘗為其舅求官。說不語。但指楮牀龜。史記龜策傳曰。南方老人用龜支牀足。龜能行氣。行二十餘歲。老人死。移牀。龜尚生不死。導引也。示之。歸告其夫曰。舅得詹事矣。龜策傳曰。灼龜觀兆。變化無窮。是以擇賢而用。占馬。易曰。占事知來。以龜示。知為占事也。

世說補

卷三

七

初為齊高帝行參軍。仕郡人有姓賴居穢里。投刺謁士章。士章嘲之曰。君有何穢而居穢里。此人應聲答曰。未審孔丘何闕而居闕里。

祖元珍。北史曰。祖瑩字元珍。范陽道人。祖嶷馬翊太守。父季真。中書侍郎。瑩八歲能誦詩書。父母恐其耽書成疾。瑩密藏火。父母寢。然火讀書。以才名。拜太學博士。歷國子祭酒。黃門侍郎。以文學為彭城王參軍。見重一時。為彭城王參軍。北史曰。彭城王勰。好屬文。時尚書令王肅曾於省中詠悲平城詩。詩云。悲平城。驅馬入雲中。彭城甚嗟其美。欲使更詠。乃失語云。悲彭城詩。肅因戲云。何意悲平城為悲彭城也。祖在坐。即云。有所悲彭城。玉公自未見耳。肅云。可為誦之。即應聲曰。悲彭城。楚歌四面起。屍積石梁亭。血流睢水裏。彭城退謂祖曰。卿定是神口。今日不得卿。幾為吳子所屈。張說女嫁盧氏女。嘗為其舅求官。說不語。但指楮牀龜。史記龜策傳曰。南方老人用龜支牀足。龜能行氣。行二十餘歲。老人死。移牀。龜尚生不死。導引也。示之。歸告其夫曰。舅得詹事矣。龜策傳曰。灼龜觀兆。變化無窮。是以擇賢而用。占馬。易曰。占事知來。以龜示。知為占事也。

令狐相鎮淮海日

唐書曰。令狐綯字子直。父楚。官至僕射。綯太和四年。登進

士第。開成初。為左拾遺。累官至吏部尚書。右僕射。咸通三年。節度淮南。

嘗遊大明

寺。西壁題云。一人堂堂。二曜同光。泉深尺一。點

去冰傍。二人相連。不欠一邊。三梁四柱。烈火燃

除却。雙鈎兩日全。諸賓慕莫能辨。有支使班蒙

曰。一人非大字乎。二曜者日月。非明字乎。尺一

者十一寸。非寺字乎。點去冰傍。水字。二人相連。

天字。不欠一邊。下字。三梁四柱。而烈火無字。兩

日除雙鈎。比字。得非大明寺水。天下無比乎。眾

皆洗然。張又新水記載陸羽次弟二

湖南馬希範。五代史楚世家曰。馬希範字寶規。好學。善詩文。士廖光圖。徐仲雅。李臯。拓拔常等十八人。皆故殷時學士也。唐同光中

入貢。莊宗五代史曰。莊宗諱存勗。本沙陀之種。祖國昌。唐咸通中。以功賜姓李氏。父

克用。封晉王。存勗有奇表。善騎射。代梁有天下。問洞庭廣狹。山海經曰。澧之交。瀟湘之淵。九江之口。對曰。洞庭至狹。若

車駕南巡。止可飲馬。莊宗拊背嘉之。三楚新錄曰。莊宗反

正。下詔徵諸侯入覲。武穆以年老不行。命長子

希範入朝。希範多辯。善應對。及至。莊宗謂曰。朕

聞卿部內有洞庭湖。其波無際。有之乎。對曰。有

之。陛下一旦南巡狩。則此湖不足以飲馬耳。莊

世說補
卷三
宗大
悅。

夙惠

賓客詣陳太丘宿。太丘使元方季方炊。客與太丘論議，二人進火，俱委而竊聽。炊忘箸筭，飯落釜中。太丘問炊何不餽，元方季方長跪曰：「大人與客語，乃俱竊聽，炊忘箸筭，飯今成糜。」太丘曰：「爾頗有所識，不對曰：彷彿志之。」二子俱說，更相易奪，言無遺失。太丘曰：「如此，但糜自可，何必飯也。」

陳太丘與友期行，期日中。過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後乃至。元方時年七歲，門外戲。客問元方：「尊君在不？」答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哉！與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與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則是不信。對子罵父，則是無禮。友人慚，下車引之。元方入門不顧。」

徐孺子年九歲，嘗月下戲。人語之曰：「若令月中

無物，當極明邪？」五經通議曰：月中有兔蟾蜍者，

並明。陰繫於陽也。徐曰：「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無此

劉云此語極未易
正是克勝

必不明。

黃子琰少卽辯惠建和中嘗日食京師不見子

琰祖太尉以狀聞太后詔問所食多少太尉思

其對而未知所况子琰年七歲時在側曰何不

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東觀漢記曰黃琬字子

父曾祖香祖瓊並有高名後漢書曰瓊為司徒

琬以公孫拜童子郎時司空盛允有疾太尉遣

子琰候問會江夏上蠻賊事副府允發書視異

微戲子琰曰江夏大邦而蠻多士少子琰奉手

對曰蠻夷猶真貴在司空因拂衣辭去官至

司徒太尉與王允謀誅董卓不遂下獄死

孔文舉年十歲隨父到洛時李元禮有盛名為

司隸校尉詣門者皆僞才清稱及中表親戚乃

通文舉至門謂吏曰我是李府君親既通前坐

元禮問曰君與僕有何親對曰昔先君仲尼與

君先人伯陽有師資之親是僕與君奕世為通

好也元禮及賓客莫不奇之太中大夫陳韞後

至人以其語語之韞曰小時了了大未必佳文

舉曰想君小時必當了了韞大踈踏融別傳曰

兄食梨輒引小者人問其故答曰小兒法當取

小者年十歲隨父詣京師河南尹李膺有重名

世說補

卷三

七

王云註不如

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也。眾坐莫不歎息。僉曰：異童子也。太中大夫陳躡後至。同坐以告。躡曰：人小時了了者，長大未必能奇。融應聲曰：即如所言。君之幼時，豈實慧乎。膺大笑。顧謂融曰：長大必為偉器。

劉云語自可傷

孔融被收，中外惶怖。時融兒大者九歲，小者八歲。二兒故琢釘戲，了無遽容。融謂使者曰：冀罪止於身，二兒可得全不。兒徐進曰：大人豈見覆巢之下，復有完卵乎。尋亦收至。魏氏春秋曰：融對孫權使有訕端坐不起。左右曰：而父見執，二子曰：安有巢覆而卵不破者哉。遂俱見殺。世語曰：魏太祖以歲儉禁酒，融謂酒以成禮，不宜禁。由是惑眾。太祖

王云此論甚正可

收寘法焉。二子齟齬見收，顧謂二子曰：何以不辟。二子曰：父尚如此，復何所辟。裴松之以為世語云：融兒不辟，知必俱死，猶差可安。孫盛之言，誠所未譬。八歲小兒，能懸了禍患，聰明特達，卓然既遠，則其憂樂之情，固亦有過成人矣。安有見父被執而無變容，奕棋不起，若在暇豫者乎。昔申生就命，言不忘父，不以已之將死而廢念父之情也。父安尚猶若茲，而况顛沛哉。盛以此為美談，無乃賊夫人之子與。蓋由好奇情多，而不知言之傷理也。

孔北海被收時，男方九歲，女纔七歲，以幼弱得全，寄住他舍。主人遺以肉汁，男飲之，女曰：今日之禍，豈得久活，何賴知肉味乎。或有言於曹操，收之，將加戮。女謂兄曰：若死而有知，得見父母。

豈非至願乃延頸就刑。

孫策年十四詣袁術俄而外通劉豫州

蜀志曰先主東

屯齊徐州牧陶謙表為豫州刺史

來孫便求去袁曰劉豫州何

若答曰英雄忌人既出下東塔劉玄德從西塔

上但得轉顧視孫足下行殆不復能前。

張純

吳書曰張純字元基敦之子吳錄曰純少厲操行學博才秀切問捷對容止可觀拜

郎中補廣德令治有異迹擢太子輔義都尉

張儼吳錄曰張儼字子節吳人弱冠知名

以博聞多識拜大鴻臚使于晉皓曰今南北通

好以君有出境之才故相屈行對曰皇皇者華蒙其榮耀無古人延譽之美磨厲鋒鏑思不辱命既至賈充裴秀荀勗等欲傲以所不知而不

能屈僕射羊祜尚書朱異吳志曰朱異字季文何禎並結縞帶之好

以父任為郎拜騎都尉代桓領兵孫權與論攻戰辭對稱意權謂異從父驃騎將軍據曰本知

季文憎定見俱童少知名嘗同詣驃騎將軍朱

據吳志曰朱據字子範吳郡吳人有姿貌膂力又

豎豔疾貪汗在位欲沙汰之據以為天下未定宜以功覆過棄瑕取用舉清厲濁足以沮勸若

追思呂蒙張溫以據才兼文武可以繼之拜建

義校尉據欲試之語曰老鄙相聞饑渴甚矣夫驃

裹以迅驟為功鷹隼以輕疾為妙其為吾各賦

一物然後入坐三人皆隨目賦成據大笑悅嚴

劉云字形語勢皆稱奇事

犬曰守則有嚴出則有獲韓盧宋鶻善各竹帛純賦席曰席以冬設簾為夏施揖讓而坐君子攸宜異賦弩曰南嶽之幹鍾山之銅應機命中獲集高墉

何晏七歲明惠若神魏武奇愛之因晏在宮內

欲以為子晏乃畫地令方自處其中人問其故

答曰何氏之廬也魏武知之即遣還魏畧曰晏父蚤亡太

祖為司空時納晏母其時秦宜祿阿鯨亦隨母在宮並寵如子常謂晏為假子也

王戎年七歲時嘗與諸小兒遊曠看道邊李樹

有子扳折諸小兒競走之惟戎不動人問之答

曰樹在道邊而多子此必苦李取之信然

鍾毓兄弟小時值父晝寢因共偷服藥酒其父

時覺且託寐以觀之毓拜而後飲會飲而不拜

既而問毓何以拜毓曰酒以成禮不敢不拜又

問會何以不拜會曰偷本非禮所以不拜

梁國楊氏子九歲甚聰惠孔君平詣其父父不

在乃呼兒出為設果果有楊梅孔指以示兒曰

此是君家果兒應聲答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

禽

愍懷太子少便聰慧武帝甚愛之六七歲時宮

中嘗夜失火。武帝登樓望之。太子牽上衣裾使入閤中。上問其故。太子對曰。暮夜倉卒。宜備非常。不宜親近。火光令照見人主。晉書曰。愍懷太子適。字熙祖。惠帝長子。幼聰慧。武帝愛之。恒在左右。嘗從帝觀豕牢。言於帝曰。豕甚肥。何不殺以享士。而使久廢五穀。帝嘉其意。即便烹之。因撫其背。謂廷尉傅祗曰。此兒當與我家。嘗對羣臣稱太子似宣帝。於是令譽流於天下。

晉明帝數歲。坐元帝膝上。有人從長安來。元帝問洛下消息。潛然流涕。明帝問何以致泣。具以東渡意告之。因問明帝。汝意謂長安何如。日遠。

答曰。日遠。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元帝異之。明日。集群臣宴會。告以此意。更重問之。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爾何故異昨日之言邪。答曰。舉目見日。不見長安。

司空顧和與時賢共清言。張玄之顧敷是中外孫年並七歲。顧愷之家傳曰。敷字祖根。吳郡吳人。滔然有大成之量。仕至著作郎。

二十卒。在牀邊戲。于時聞語。神情如不相屬。瞑於燈下。二兒共叙客主之言。都無遺失。顧公越席而提其耳曰。不意衰宗復生此寶。

王云年歲與後矛盾

劉云非小兒語
王云不辨優劣
人自見註引經論
又怡破的

張玄之顧敷皆少而聰惠和並知之而嘗謂顧
勝親重偏至張頗不厭于時張年九歲顧年七
歲和與俱至寺中見佛般泥洹像弟子有泣者
有不泣者和以問二孫玄謂被親故泣不被親
故不泣敷曰不然當由忘情故不泣不能忘情
故泣大智度論曰佛在陰菴羅雙樹間入般涅
槃卧北首大地震動諸三學人僉然不樂
郁伊交涕諸無學人
但念諸法一切無常

孫齊由齊莊二人小時詣庾公公問齊由何字
答曰字齊由公曰欲何齊邪曰齊許由晉百官
名曰孫

潛字齊由太原人中興書曰潛盛長子也豫章
太守殷仲堪下討王國寶潛時在郡逼為咨議
參軍固辭不就遂以憂卒齊莊何字答曰字齊莊公曰欲何

齊曰齊莊周公曰何不慕仲尼而慕莊周對曰
聖人生知故難企慕庾公大喜小兒對孫放別
傳曰放

字齊莊監君次子也年八歲太尉庾公召見之
放清秀欲觀試乃授紙筆令書放便自疏名字
公題後問之曰為欲慕莊周邪放書答曰意欲
慕之公曰何故不慕仲尼而慕莊周放曰仲尼
生而知之非希企所及至於莊周是其次者故
慕耳公謂賓客曰王輔嗣應答恐不能勝之卒
長沙

孫盛為庾公記室參軍從獵將其二兒俱行庾

公不知。忽於獵場見齊莊。時年七八歲。庾謂曰。君亦復來邪。應聲答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王子敬數歲時。嘗看諸門生。擣菹。見有勝負。因

曰。南風不競。

春秋傳曰。楚伐鄭。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

無功。杜預曰。歌者吹律以詠。門生輩輕其小兒。入風。南風音微。故曰不競也。

迺曰。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子敬瞋目曰。遠慚荀奉倩。近愧劉真長。遂拂衣而去。

韓康伯數歲。家酷貧。至大寒。止得襦。母殷夫人

劉云竟是小兒
王云子敬故慕此
二人

自成之。令康伯捉熨斗。謂康伯曰。且箸襦。尋作複。暉兒云。已足。不須複。暉也。母問其故。答曰。火在熨斗中。而柄熱。今既箸襦。下亦當煖。故不須耳。母甚異之。知為國器。

簡文崩。孝武年十餘歲。立至暝。不臨。左右啓。依常應臨。帝曰。哀至則哭。何常之有。

晉孝武年十二。時冬天。晝日不箸複衣。但箸單練衫。五六重。夜則累茵褥。謝公諫曰。聖體宜令有常。陛下晝過冷。夜過熱。恐非攝養之術。帝曰。

晝動夜靜。老子曰。躁勝寒。靜勝熱。此言夜靜寒宜重肅也。謝公出歎曰。

上理不減先帝。言理也。簡文帝善言理也。

桓宣武薨。桓南郡年五歲。服始除。桓車騎與送

故文武別。桓冲別傳曰。冲字玄叔。温弟也。累因

指語南郡。此皆汝家故吏佐。玄應聲慟哭。酸感

傷人。車騎每自目已坐曰。靈寶成人。當以此坐

還之。鞠愛過於所生。

王養。泰小字。年數歲時。祖母集諸孫姪。散棗栗於

牀。群兒競取之。泰獨不動。祖母問其故。曰。不取

自當得賜。梁書曰。王泰字仲通。幼敏悟。好學。手

人。不見喜愠之色。與王筠齊名。沈約常曰。王有養炬。謝有覽舉。炬。即筠小字也。

李百藥七歲時。中書舍人陸又嘗過其父德林

有讀徐陵文者。云。刈瑯琊之稻。坐客並不識其

事。百藥進曰。傳稱邠人藉稻。左傳昭公十八年。注云。邠

國在瑯琊開陽縣。人皆服其機穎。

謝元正幼便聰惠。陳書曰。謝貞字元正。陳郡陽

以孝義稱。貞少有至性。夏人。晉太傅安九世孫。父蘭八歲為春日閒居詩。從

舅尚書王筠。梁書曰。王筠字元禮。瑯琊臨沂人。祖僧虔。齊司空。父楫。大中大夫。筠

年十六。為芍藥賦。甚美。官至太子詹事。奇其有佳致。謂所親曰。此兒方當大成。至如風定花猶落。乃追步惠連矣。

南史曰。惠連十歲能屬文。鍾嶸詩品曰。小謝才思富捷。恨其蘭玉早凋。故長轡未騁。

蘇頌年五歲。唐詩紀事曰。蘇頌字廷碩。幼敏悟。一覽至千言。吏侍馬載曰。古稱一

日千里。蘇生是矣。長安中。為中書舍人。父子同在禁筦。榮之。開元中。為相。裴談

詩曰。談中宗朝為御史大夫。崇奉釋氏。妻悍妒。談畏如嚴君。常過其父。唐詩

曰。頌父瓌。字昌容。武功人。頌方誦庾信枯樹賦。以正立朝。相中睿二宗。

避談字諱。因易其韻曰。昔年移柳依依漢陰。今

看搖落。悽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任。周書曰。庾信與

徐陵文並綺豔。世號徐庾體。枯樹賦曰。昔年移柳。依依漢南。今看搖落。悽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堪。皆歎異之。鄭祭開天傳信記曰。瓌初未知

一日。有客詣瓌。頌擁篲趨庭。遺墜文書。客取視之。乃詠崑崙奴詩也。瓌出客問何人。非足下宗族庶孽邪。若加禮收舉。必蘇氏之令子也。瓌自

是稍親之。適有人獻兎。瓌乃召頌詠之。立呈詩。瓌大驚。驟加禮敬。由是學問日新。文章蓋代。及上平內難。制詔無非頌出。代稱小許公也。

高定是貞公郢之子。年七歲時。劉昫唐書曰。高

明絕倫。人以其幼惠。多以小字呼之。讀書至牧尤精。王氏易著易外傳二十一卷。

君貞公曰。應天順人耳。易曰。武革命。應順乎人。又問

軍於牧野。臨戰誓衆之言。

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豈是順人。貞公不

能對。唐書曰。高郢。字公楚。渤海滄人。九歲。通春秋。能屬文。登茂才異行科。授華陰尉。嘗以

魯不合用天子禮樂。乃引公羊傳。著魯議。累官中書侍郎。

嚴挺之。薄妻而愛其子武。武年八歲。詢其母曰。

大人常厚玄英。挺之妻。未嘗憫省。何至於斯。母曰。

汝父嫌吾寢陋。枕席數宵。即懷汝。自後相棄。語

罷悽咽。武亦憤惋。候父出。玄英方睡。持小鐵鎚

擊破其首。挺之歸。驚愕。左右抵言。小郎君戲運

鎚而致此。挺之呼武曰。汝何戲之甚。武曰。焉有

大朝人士。厚其侍妾。困辱兒之母乎。故須擊殺。

非戲也。父曰。真嚴挺之兒。劉昫唐書曰。嚴挺之。華陰人。體質昂藏。雅

有吏幹。姚崇深器異之。又與張九齡善。張欲引

之同居相位。謂之曰。李尚書深承聖眷。足下宜

一造門。挺之素負氣。竟不肯請。深為林甫所嫉。子武。神氣雋爽。敏於聞見。幼有成人之風。官劍

南。西川節度使。開元間。悉召能言佛道孔子者。相答禁中。有員

俶。九歲升座。詞辯注射。坐人皆屈。帝異之。曰。半

千孫。固應耳。劉昫文苑傳曰。員半千。晉州臨汾

年一賢。足下當之。因改名。因問童子。豈有類若

半千。睿宗朝。崇文館學士。

者乎。傲跪奏。有臣舅子李泌。帝即馳召之。泌至。帝方與張說觀奕。因使說試其能。說請賦方圓動靜。泌逡巡曰。願聞其畧。說因曰。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即答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材。靜若得意。說因賀帝得奇童。帝大悅。曰。是子精神要大於身。劉昫唐書曰。李泌字長源。少聰敏。博涉經史。精究易象。善屬文。以王佐自負。天寶中。上書召見。待詔翰林。揚國忠忌之。潛遁名山。以習隱自適。肅宗至靈武。泌自嵩穎赴行在。陳古今成敗之機。延致卧内。動皆顧問。泌稱山人。固辭官秩。特以散官寵之。

王元澤數歲時。客有以一獐一鹿同籠以獻。問

元澤何者是獐。何者為鹿。元澤實未識。良久對

曰。獐邊者是鹿。鹿邊者是獐。客大奇之。宋史曰。元澤。安石之子。安石執政。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

岳柱年八歲時。元史曰。岳柱。字止所。一字兼山。自幼容止端嚴。性穎達。有遠識。

至大中。授觀畫師。何澄。圖繪寶鑑曰。何澄。畫陶集賢學士。長沙人。工畫神佛。

母剪髮圖。陶母事別見。指陶母手中金釧。詰之曰。有

此可易酒。何用剪髮。何大驚。即易之。

世說新語補卷第十二



世說新語補卷第十二

